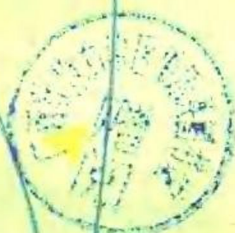


4105

迎春集



桂林地区文艺创作组

迎春集

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

(短篇小说集)

桂林地区文艺创作组

目 录

管得紧.....	新 德 (1)
出息.....	唐连生 (6)
当家人.....	肖定吉 (17)
青年突击班的王老头.....	陈德铎 (29)
“铁卡尺”三卡“虎队长”.....	陈德铎 (41)
本领.....	张振群 (49)
管天.....	梁 倚 (63)
假日里发生的事.....	林仕亿 (73)
管廷志.....	晶 焱 (79)
火上添柴.....	蒋咸美 (84)
长寿爷.....	余庆华 (96)
新来的社员.....	聂炳志 (99)
山涧竹筏.....	梁基石 (103)
苍松春笋.....	肖定吉 (118)
“04”号.....	姚建勋 (133)
“严”医生的故事.....	彭 洵 (140)
香糯记.....	王志梧 (155)
金竹鞭.....	华 钢 (173)
风华正茂.....	新 德 (191)
夜归.....	余庆华 (196)

管 得 紧

(生活速写)

灌阳县社员 新 德

万来福的老婆有个外号叫“管得紧”。为什么叫着这样一个古里八怪的外号呢？这得从来福身上说起。

来福是个拿得起放得落的壮汉子，每年年终决算，工分数他多，但有个毛病，花起钱来没个准，该花的有时舍不得花，不该花的有时他却大手大脚。

来福老婆也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每年的决算，工分并不比来福少多少，可在用钱方面和来福恰恰相反，该花的，不论是公是私，毫不吝啬；不该花的，一分一厘也不给乱花。

日子久了，两口子为了用钱的事不免有些口角。来福一气之下，就来了个出纳办移交，声明家里大小开支他一概不管。从此，他老婆就当上了“财政部长”，随着，人们也就给她送了这个外号。

四月十四日晚上，队里分工叫万来福第二天上街去挑化肥。睡觉前，“管得紧”说：“他爸，我这头发晕，赤脚医生小王看了几次都没好。昨天，他开了瓶艾罗补脑汁给我。我想合作医疗经费不多，我们自己能买得起，留给比我们困难的社员用吧。明天你就顺便买瓶回来吃吃看。”

“嗯，多少钱一瓶？”来福问道。

“小王医生说六毛多。”“管得紧”边答边打开箱子拿出钱交给来福，“给，一块钱，剩下的过午吃。”

万来福无声无息地接过钱，睡了。

次日，天没放亮，万来福就动身了。

“管得紧”下地收早工回家正吃饭，大门口上挂的广播喇叭响了：“社员同志们，向你们播送特大喜讯：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今天在全国各地开始发行了。这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……”

“管得紧”一听，高兴得眉飞色舞，激情满怀，忙对女儿平平说：“丫头，听到没有？毛主席著作第五卷今天发行啦！”

正在大口吃饭的平平忙咽下饭说：“昨天我们老师就讲了！”

“唉呀，怎么不早说？亏你还是个红小兵！”“管得紧”责怪起来，“要不，就叫你爸去买了！”

平平瞪着后悔的眼睛，不说话了。

是啊，十来岁的女孩子，哪知道妈妈的心事呢！

“管得紧”是个苦大仇深的人，在旧社会整整过了十六年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全靠毛主席、共产党才把她救出苦海深渊。

“管得紧”对万恶的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，她一天也没有忘记黄连般痛苦的生活，有日常把无日思，有时常想没有时。所以，对钱米管得特别严紧。

“管得紧”对共产党、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。去年九月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，她连眼睛都哭肿了，

饭吃不下，觉睡不着。一个翻身的奴隶，怎不想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怎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、命运担忧啊！

“管得紧”知道华主席领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，她高兴得不得了，逢人就说：“华主席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，有华主席掌舵，我们就放心了！”

“管得紧”听到华主席亲自主持出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喜讯后，几个月来，日日想，天天盼，恨不得马上把宝书捧到手。现在，发行五卷的好消息传来，她又是高兴又是着急，捧着饭碗站也不是，坐也不安。她想跟队长请个假上街去买，又想到农业学大寨春耕正忙；想叫平平去买，一则她要上学，二则年岁小从没上过街，怕她找不着路，思来付去，没得个稳主意。顿时，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团团转。只望老公来福这次能见机行事，多个心眼。

这一天，“管得紧”一直记挂着要红宝书这件事。下午收工，万来福还没到家。她边煮饭边估摸，“可能他爸是去买五卷，人多要排队误了时间……”转而，又否定地摇摇头，心里说：“不会，他什么都按我的吩咐做，不会去买的！唉！……”这时候，她倒有点悔恨自己管得死板了。

煮好饭，炒好菜，万来福回来了。

一进门，“管得紧”顾不得招呼来福吃饭，急忙问：“他爸，这么晚才回呀？！”

“嗯。”来福放下竹箩筐。

“艾罗补脑汁买啦？”

来福进门见“管得紧”问得急切，有点口吃地答道：“我买……买……”

“管得紧”希望丈夫告诉她：“不咧，我把钱买五卷啦！”

谁知，听到的只是个买字，她大失所望，唰地沉下脸，瞧着丈夫说：“他爸呀，你一生下地，你妈就给你取名来福，可是还是在黄连水里泡了十八年。后来，是哪个给你带来福的？”

万来福不知她问的什么意思，憨厚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共产党、毛主席呗！”

“对！”“管得紧”说：“要是‘四人帮’掌权，好日子能不能长久？”

“那就要走回头路，吃二遍苦罗！”

“管得紧”脸绷得更紧，追问道：“那你是饮水思源，还是有恩不报？”

万来福懵了，不知她为啥问起这些话。愣愣笑笑说：“这个还用问嘛。”

“管得紧”用手指着丈夫：“你一不聋，二不傻，今天广播发行毛主席著作第五卷，你没听着？”

万来福这才明白，她是责怪他没有买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。忙从竹箩里拿出一个纸包，说：“看，这是什么？”

这时“管得紧”回嗔转喜地说：“那我问你买了补脑汁没有，你又说买，买！”

万来福解释说：“我是说买不成补脑汁了，谁叫你听到一个买字就把话抢去讲。”

“管得紧”这才明白是自己锣鼓打鼓听错了音，嘿嘿一笑，忙接过纸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本崭新的五卷。她乐得嘴巴咧到耳朵根，两手把五卷贴到胸前，激动地说：“宝书，毛主席的宝书！有了它比吃万瓶补脑汁还清醒呢！”

万来福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我还怕你不让买呐！”

“哪里话，早上听到广播，好着急呀！”“管得紧”噙含着泪花说。

“是呵！”万来福说：“我一到街上，就见敲锣打鼓庆祝五卷发行。我马上决定不买艾罗补脑汁……”

“管得紧”珍惜地抚摸着五卷，无限激动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，宝中之宝。我早就盼着啦！”

“是啊！”万来福又拿过五卷，“好多人排队买啊！要不，我早就回来了。”

“管得紧”瞧着丈夫点着头。他变了！

这时，平平回来了。“管得紧”忙说：“平平，宝书买来啦！”

平平三脚两步跳到妈妈身边，“快，给我看看！”

“在这！”来福把宝书递给女儿。

“管得紧”站起身，催促说：“他爸，让平平念两段听听。”

平平欢喜若狂地，“行！”

来福、“管得紧”满意地笑着……

出 息

(小 说)

灵川县 唐连生

说来惭愧，我这进厂不到两年的学徒，本来为革命还没做出什么贡献，可是，在评比学大庆先进生产者时，同志们都说我做出了成绩，选我出席了县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。

大会进行到第二天，议程是听先进生产者代表的典型发言。一早起来，我就把水笔灌饱了墨水，在挎包里找出个崭新的笔记本，没等进场铃响就进了会场。

会场里，早就坐满了人，有的在低声说笑，有的在悄悄议论什么。我看看四周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，便拿出那个笔记本，想借欣赏扉页插图来消磨时间。

翻开火红的塑料封面，跳进我眼睛里来的是两行龙飞凤舞的草书：“愿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。”落款是“高昆荣”三个字。

看到“高昆荣”三字，一个小平头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，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，和我不但同班，而且同桌、同姓。他特别喜欢汽车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只要看到有汽车停着，总要走过去，把头探进驾驶室，观察一番。要是碰巧司机在场，他就要和司机唠叨几句，问长问短。久而久之，

居然和一些司机交上了朋友。那些热心的司机，也挺喜欢他，有时还把他接到住地去作客，利用空余时间教他开车，高昆荣则常常邀我去给他做伴。

有一次我问他，为什么这么喜欢汽车？他告诉我，他的理想就是当个汽车司机。我问他当汽车司机有什么好。他说：“当汽车司机才有出息呢！马达欢歌喇叭唱，一踩油门走四方，棉花、原料送工厂，布匹、机器送山庄，革命需要运输兵，当个司机多荣光！”他的回答，象朗诵诗歌。

所以，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也送了他一个笔记本，写了一句他最爱听的话：“向雷锋同志学习，稳把革命的方向盘。”

分别以后，我们都响应毛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伟大号召，下了乡。

因为我插队在城关公社，就在县城旁边，所以，他常常写信托我到县新华书店帮他买有关开汽车的书，比如《汽车的构造与维修》啦，《国产汽车技术性能手册》啦，《汽车驾驶员手册》啦，等等，光是经我的手，就买过十多本。当然罗，我还特意给他买了本《雷锋日记》。

去年春天，组织上决定抽调我进工厂当学徒。那天，我到县医院体检，做梦也没想到，竟会碰见高昆荣。老同学见面，格外亲热，他抢先告诉我，他要进工厂了，今天是来检查身体的。如果进了厂，他一定要求开汽车。

分配结果，我进了县农械厂，他进了凤凰公社农械厂。

进厂不到一个月，高昆荣就给我来了信，说他没当上汽车司机，当农机工人没出息，今后不知怎么办。看了他的信，我觉得他的认识不对，就回信劝他，摆出我的观点：个人的理想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，有没有出息不是看你干哪

行，而是看你肯不肯为人民服务，……这些话，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。后来，他就不再给我写信了。我想，如果高昆荣能够参加今天的大会，听一听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的发言，对他也一定会有很大帮助的。

正想得入神，突然喇叭里传来了大会主持人的声音：“代表同志们，大家静一静，现在就要开会了，首先，请凤凰公社农械厂学徒工高昆荣同志介绍经验。”接着，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一听“高昆荣”三个字，我心里一惊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怎么会是他呢？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想看看走到台上来的到底是谁。哎呀，果然是他，红着脸走上台了。他，还是过去那个样子，理个小平头，一对明亮的眼睛，闪着聪慧的目光。这下，我甚至连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了。这个人，难道真的是那个一心想当汽车司机，认为搞农机修理工作没出息的高昆荣吗？

我对自己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因为去年秋天，我遇见一个凤凰公社农械厂的工人，听他讲过高昆荣的一段故事：

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高昆荣躺在床上，看他的《汽车驾驶员手册》。打过熄灯钟了，还舍不得丢，但又担心灯光影响同房其他人的休息，怎么办呢？他想起一个堆放水泥的临时工棚里有一盏电灯，而且挂得不高，于是，他便去那里坐在一堆水泥袋上继续看了起来。过了一阵，累了，便找来两张干净的纸，在水泥袋上一铺，躺下来看，看啊看啊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睡着了。

高昆荣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“糟糕！”高昆荣

惊叫一声，拔腿就朝车间跑！原来，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，有个生产队送来一台抽水机请农械厂修，说是抗旱等着急用。谁知刚好碰上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搁到下星期再修吧？不行，会影响农业生产，怎么办？高昆荣的师傅唐铁明召集高昆荣和几个年轻工人商量，有人提出晚上不休息帮人家修好，有人不同意，说周末还是让大家休息，不如明天早晨起个大早，修好抽水机再过星期天，唐师傅同意后一个意见，高昆荣也说：“好！”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
现在，高昆荣睡过了龙，你叫他怎么不急呢？他跑到车间门口，探头往里一望，里面静悄悄的，只有自己的师傅唐铁明一个人在那里收拾东西。

高昆荣只见师傅，不见他人，自以为还赶上了时候，侥幸地喊着师傅说：“师傅，他们还没来？”

“大家早走罗！”唐师傅说，“抽水机没什么大毛病，两下修好就让人家抬走了！”

高昆荣自知有愧，又拨开了小算盘，心想：不知道那些嘴尖牙利的人又怎么议论我了！如果我是个汽车司机，早点出车晚点出车，谁也碍不着，多好！正在出神，师傅收拾好东西走了出来，说：“怎么？还舍不得走，休息去吧！”说完，回宿舍去了。

高昆荣不想回宿舍。因为他前两天接到父亲一封信，要他去看看他的伯父。他本来就打算好了，今天要到伯父家去，现在这个机会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高昆荣的伯父家在南桥大队，离厂里不过十多里，顶多一个钟头就到了。可是，高昆荣一出门，又犹豫起来了，他倒不是愁走路，而是被天上那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发愁。二十多

天没下雨了，大地让日头火一烤，到处都象在冒烟，现在不过八九点钟，白花花的阳光晒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他想，要走上个把钟头，不挨晒脱一层皮才怪哩！他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！要是我是个汽车司机该多好啊，开上汽车，不到十分钟就到了，现在到底去不去呢？”正当他犹豫的时候，突然，一辆解放牌汽车，在他身边唰的停了下来。车上的司机伸头出来和他打招呼：“小高，今天不休息？”

高昆荣定眼一看，认得这是商业车队的司机老胡。在读书的时候，他们就交上朋友了。他赶忙迎上去，说：“怎么不休息？我想到伯父家去！”

“不是南桥大队吗？上车吧，顺路！”

真是瞌睡遇着枕头，乐得高昆荣一步就跨进了驾驶室。

“来，让我试试，看你教给我的本事忘了没有！”高昆荣的手有点发痒，他想开车。

“不行，我这是上班，不能违反交通规则！”司机连屁股也没挪动一下，说：“你看着也一样。”

高昆荣无可奈何地在老胡身边坐定了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老胡，看他怎样动作。

老胡把插在电孔门里的钥匙一扭，高昆荣连忙看旁边的电表和油表。只见两只表的指针都抖动了一下，他知道，电门打开了。接着，他见老胡的右脚在油门上轻轻一踩，马达立刻叫起来，老胡又伸手把手刹把松了，打开了离合器，挂上一档，左脚慢慢松开，揪了两下喇叭，汽车开动了，接着，他又一次伸手去松油门，换了档，汽车便放肆地在公路上奔跑起来。高昆荣心里想：“这些我都会，可惜你不给我开！”

汽车一下子就到了南桥大队，车刚停稳，高昆荣跳了下来，朝老胡挥挥手，司机笑着揪了两下喇叭，把车开走了。他两眼定定地望着远去的汽车，心里想：“还是当个汽车司机好啊！”

高昆荣来到伯父家，只见大门虚掩着，他推开进去喊了两声，不见有人回答，他想，大概都出工去了，也不知道上哪里找。于是，他走进伯父的房间，在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又埋头看起他那本随身带着的《汽车驾驶员手册》来。

“荣哥，你回来啦？！”高昆荣听见声音抬头一看，见是十三岁的堂妹小燕闯了进来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问：“放学啦？”眼睛却又回到书本上去了。

小燕走过来，要抢他手里那本书：“你带什么小说回来啦？给我看看！”

高昆荣嫌小燕吵事，干脆把书本一合，朝她面前一推，说：“看吧！”

小燕一看封面，见是《汽车驾驶员手册》，问：“你真的当了司机啦？”

小燕一句话，捅到了高昆荣的痒处，他叹口气，摇摇头，不说话。

小燕见了，咀巴一撇，说：“你又不当司机，看这个干什么？你是农械厂的，不如买本《农机手册》看还好咧！”

高昆荣不明白，为什么在厂里，在家里，尽听到这样的话。他厌烦地一扭头，“小妹仔懂什么？！”

小燕嘟着咀，说：“好，我不懂，你懂！”跑出去了。

高昆荣仍旧埋头看他的书。

小燕到厨房，两下就把中午饭弄好了。她风风火火跑到

房门口，冲着高昆荣喊：“‘司机’同志，吃饭吧！”

这时，高昆荣才想起他一早起来还没吃东西，肚子确实有点饿了，也不管小燕是讽刺还是挖苦，就放下书本出了房门。

高昆荣本来是为看望伯伯来的，进了厨房也没见他的影子，就问小燕：“伯伯还没收工？我们等一下吧！”

小燕说：“他不回来了，我们吃完再给他送，快吃吧！”

高昆荣不明白，现在“双抢”季节没到，为什么就这么紧张，他也不问，三扒两咽吃饱了，给伯伯盛上饭菜，对小燕说：“走，我们送饭去吧！”

高昆荣跟着小燕，来到凤凰坡下，只见全村社员有的在挑水，有的用龙骨车给新开的梯田车水，就问：“怎么不用抽水机？”

小燕说：“抽水机坏了。”

“抬到我们厂修嘛！”

“来回二三十里，又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修好。”

“快的快的！”高昆荣为了证实那个“快”字，举了今天早晨的例子：“我们几个人起个早，就修好一台抽水机，让人家抬走了。”

小燕带着高昆荣，朝抽水机房走。

高昆荣说：“我不是来修抽水机的，你带我去那里干什么？”他有点想打转。

小燕说：“我爸在那里。”

高昆荣只得跟着。

走到机房旁边，小燕亮开嗓门就喊：“师傅来罗，修抽水机的师傅来罗！”

小燕这么一喊，高昆荣的额头马上就冒了汗，他正想骂

小燕两句，机房里早就涌出一群人来，为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老队长——高昆荣的伯伯。

大家都是熟人，见了面就更加亲热，七咀八舌，师傅长，师傅短地叫个不休。

高昆荣被叫得红了脸，连说：“莫喊师傅，莫喊师傅，我是徒弟！”

大家说：“管你师傅也好，徒弟也好，你是农械厂的，就一定能把抽水机修好！”说话间，拖的拖，拉的拉，连高昆荣自己也不知道，怎么一下子就进了机房。

高昆荣说：“说实在的，我进厂不久，很多东西我还不

懂。”

小燕马上“揭发”：“大家别信他的，刚才他还对我讲了，今天早上，他们起了个早就修好了一台抽水机呢！”

高昆荣恨不得打小燕一巴掌，可是，小燕朝他扮个鬼脸，一溜烟跑了。

高昆荣想扭转话题，对老队长说：“伯伯，你还是先吃饭吧！”

老队长摇摇头：“看到田里的禾苗等水喝，这抽水机又修不好，你就是拿龙肉来我也吃不下啊！昆荣，贫下中农送你进农械厂，就望你能为大家办一点事，你进厂不久，这我们知道，但是，比起我们来，见识总要多点吧？不要紧，你试试。”说着，递过来一把活扳手。

现在，高昆荣再也无法推脱了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抽水机不要有什么大毛病。他接过扳手，凝神一看，只见抽水机已经拆开，零件摆了一地。糟了！这样的场面在厂里虽也见过，但都是师傅在那里挂帅，他只是当个助手，师傅叫他洗

什么，他就洗什么，师傅叫他擦哪件，他就擦哪件，可从来没研究过为什么要洗，为什么要擦，又怎么装，现在要单独作战，叫他怎么不作难呢？他从地上捡起这个零件看看，拿起那个零件瞧瞧，查了半天，连毛病在哪里都没找到。

一伙人围在旁边，一声不响地眼盯盯地看着，看得高昆荣的手微微有点发抖。

高昆荣问：“这机子出什么问题啦？”

管抽水机的小伙子马上回答：“不能起动！”

高昆荣毕竟是吃了几天农械厂的饭，他明白，不能起动九成是燃油系统出了毛病，便马上把检查重点放到燃油系统上来了。他看看输油管，没有堵塞，瞧瞧汽缸，汽缸和活塞都是新的，再看看燃油粗滤器、精滤器，全都干干净净。毛病在哪里呢？急得他那一头汗珠，“叭哒叭哒”直往下掉。他一边检查，一边悔恨自己，要是进厂后不胡思乱想，认真跟师傅学点东西，今天也许就不会出这个洋相了。这时，他特别想念自己的师傅。要是唐师傅在这里多好啊，师傅准能一眼就看出毛病在哪里，他恨不得坐上直升飞机回厂去把师傅接来。

高昆荣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检查喷油咀！”

高昆荣听了不觉一怔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师傅这个时候真的会来到他的身边，他惊喜地喊一声：“唐师傅！”嘿，那声音简直比蜜糖还甜！

老队长乐得一拍大腿，高兴地说：“嘿，老将也出马了，欢迎欢迎！”说着，给唐师傅递上了旱烟袋。

高昆荣赶快拆下喷油咀一看，果然烧坏了。